

中國歷代思想家【八】 更新版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沈秋雄 彭楚珩 羅宗濤 藍吉富

著

張特生 楊樹藩 鄭素春

王通·玄奘·慧能·法藏  
韓愈·羅隱·杜光庭

# 中國歷代思想家一覽表

(本表順序依思想家出生年代先後排列)

周	秦	漢	三國時代	晉
周公 管子 老子 孔子 孫子 墨子 商鞅 莊子 孟子 荀子	呂不韋 韓非 公孫龍	陸賈 董仲舒 劉安 劉向 揚雄 王充 王符 鄭玄 荀悅 仲長統 何晏 阮籍 傅玄	嵇康 王弼 葛洪 郭象	道安 慧遠 竺道生 寇謙之

南北朝時代	隋	唐	宋
陶弘景 智顛 吉藏 杜順	王通 玄奘 慧能	法藏 韓愈 羅隱 杜光庭 范仲淹 孫復 胡瑗 邵雍 周敦頤 司馬光 張載 王安石 程顥 程頤 楊時 朱熹 呂祖謙 陸九淵 陳亮 邱處機 葉適 真德秀 鄭律 楚材	許衡

元	明
方孝孺 陳獻章 王守仁 李贄	高攀龍 劉宗周 黃宗羲 朱之瑜 方以智 顧炎武 王夫之 李贄 顏元

清
劉勳廷 李塨 惠棟 莊存與 戴震 阮元 包世臣 費白珍 馮桂芬 曾國藩 郭嵩燾 王韜 薛福成 鄭觀應 胡禮垣 嚴復 康有為 譚嗣同 吳敬恆 孫中山 蔡元培 章炳麟 歐陽竟無 梁啟超 馬一浮 熊十力 張君勱 蔣中正 陳大齊 大虛 戴季陶 胡適 梁漱溟 錢穆 馮友蘭 方東美 唐君毅 牟宗三



ISBN 957-05-1574-0 (120)

13025000



全

平裝

NT\$

320

中國歷代思想家〔八〕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王通·玄奘·慧能·法藏  
韓愈·羅隱·杜光庭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王通·玄奘·慧能·法藏·韓愈·羅隱·杜光庭  
/ 沈秋雄等著。-- 更新版。-- 臺北市：臺灣  
商務，1999 [民88]  
面；公分。-- (中國歷代思想家：8)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05-1574-0 (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傳記

120.99

88002830

## 中國歷代思想家(八)

王通 玄奘 慧能 法藏 韓愈 羅隱 杜光庭

定價新臺幣三二〇元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著作者 沈秋雄 彭楚珩 羅宗濤 藍吉富  
張特生 楊樹藩 鄭素春

責任編輯 雷成敏

封面設計 張士勇

內頁繪圖 黃碧珍

校對者 許素華 呂佳真 陳寶鳳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二三一一六一一八  
傳真：(〇二)二三三七二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九年四月更新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1574-0 (平裝)

13025000

# 王通

沈秋雄  
著





# 目次

一、敘言	005
二、王通之世系及生平	009
三、學術思想簡介	012
1 政治觀	013
2 倫理觀	016
3 文學觀	019
四、王通思想對後世的影響	022
參考書目	025



# 王通

## 一、敘言

隋、唐之際，我國有一部很特別的儒學著作，引起後世學者廣大的注意和爭論，那便是《中說》，一稱《文中子》。學者對於此書的評價極爲懸殊，譽之者說：「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宋程頤《程子全書》）又說：「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爲近正。」（明宋濂《諸子辨》）把此書的地位擡高到《荀子》和《法言》以上；毀之者說：「其書中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跡爲道，以五典譜、五禮錯爲至治。」（清姚際恆《古今僞書考》）因而認爲此書「舛錯悖戾」，最好是把它燒掉，免得貽禍人間。這兩家的見解，南轅北轍，相去不啻千里。由今看來，恐怕都有些失之過激，不是平情之論。

考《中說》一書，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魏相》、《立命》、《關朗》等十篇，以一篇爲一卷，共十卷。每篇之內，多記文中子和他的門人問答的話語，體例完全模仿《論語》。甚至每篇節取首章的兩個字爲篇名，也沿襲《論語》的舊

例。而書中文中子講話的口氣，也肖似《論語》裏孔子的口氣，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故意模仿的痕跡。至於全書的思想，大抵以儒家爲宗，其中如言道則神往周、孔，論政則心馳堯、舜，談到個人的倫理實踐及出處進退，則主張執守中道，居仁由義，並據以爲評騭人物的標準；談到文學，則主張須能「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天地》）特別強調文學在倫理教化上的功用。凡此皆與儒家思想相合。且據書中所言，文中子又有《玄經》、《續書》、《續詩》之作，那簡直更是自擬於孔子。其事雖近於僭妄，但是文中子衷心嚮往儒道，平生以仲尼的志業自任，這卻是十分明顯的。如眾所周知，儒家的學說自孟、荀而後，在漢朝曾一度受到朝野的尊重，降至魏、晉之際，戰禍相尋，人心厭亂，於是玄學大興；其後釋迦出世之教漸盛，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在野勝流，皆以講論佛法相尚。我們可以說：終魏、晉、六朝至於唐初，思想界的主流是道家和佛學，人人盡驚於虛玄滅寂，求取精神上的慰藉，以期逃避現實的污濁混亂，而儒家的思想乃不絕如縷。在這樣一個險惡的時代，《中說》的作者毅然樹起儒學的大旗，標榜王道，倡行仁義和禮樂，使儒學稍稍得以復興，也可以算是豪傑之士了。只是其書一味模仿《論語》，流於泥古不化，東施效顰之譏，恐不能辭，仲尼大聖，匹夫而爲百世師，是儒道的最高標準。《論語》裏的話頭，或從原則上提示，或作隨機之指點，從這裏，我們體認了一個圓滿的偉大人格。我們生於後世，如深契其說，認爲確當不可移易，可以結合現實社會的許多新的問題，把孔子的思想作進一步的闡發，使儒家的學說恆具新義。若泥執其迹，一定要模仿《論語》或其他經傳，也來寫成一部體例相同的著作，那已經是落於下乘了。即使口氣模仿得十分逼肖，也徒然惹人生厭而已。程頤把文中子與荀子、揚雄作比較，

以爲《中說》中有些話語是苟、場所不能道，這未免把《中說》看得太高了。

至於姚際恆因爲《中說》把佛看作聖人，把無至無迹當作大道，因而批評此書「舛錯悖戾」，那是站在狹隘的儒家立場說話，基本上是一種門戶的偏見，更無足取。平心而言，《中說》產生於釋、道兩家思想盛行之時，不免有些觀念受到當世顯學的影響，這是很可以理解的。而釋、道二教，從正面去瞭解，也自有其價值，承認其價值，甚至進而汲收其精華以爲我用，正足以顯示儒家廣大的包涵精神，不足爲病。

《中說》一書，《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都題作王通所撰，根據阮逸的序，則爲王通門人薛收、姚義所纂集。後人以其書中所記的事情，頗有和史實不合的，因而紛紛致疑，認爲其書係出諸僞託。今考杜淹所著《文中子世家》，列敘王通所著諸書，其中並無《中說》；而《文苑英華》卷七三六載王通之孫王勃所寫的《續書序》，文中說：「經始漢、魏，迄于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當時門人千百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於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家君欽若丕烈，圖終休緒，迺例六經，次禮樂，敘中說，明易讀，永惟保守前訓，大克敷教後人。」據此，則《中說》一書乃是王通之子王福時（即王勃之父）所綴集。《新唐書》、《舊唐書》以爲王通所撰，固然有問題，而阮逸以爲是薛收、姚義所編纂，恐怕也是錯的。至於書中所載史事之乖舛，如李德林與王通年代不相及。而《中說》書中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請見」（《王道》）等語，這些記載確實有問題。所以如此，也許是王福時爲了表彰先人的德業，誇張地記了許多不實的話語，竟至與史事相刺謬而不及檢點，《邵氏聞見後錄》載司馬光評《中說》之語說：

「予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案：王通弟）與福時輩並依時事從而附益之也。」言之頗爲合情人理，故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以其說爲定論。不過，儘管《中說》一書可能出於王通後人之手，而且其中還可能有不少夸飾的話，但書中也一定保留了許多王通論道講學的緒論，朱子說：「《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個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朱子語類》）這該是很通達的見解。本文介紹王通和他的學術，雖明知《中說》非王通自著，仍以《中說》爲主要依據，即基於是項理由。這是作者首先要聲明的第一點。

王通其人，於《隋書》、《新唐書》、《舊唐書》皆無傳，附見在新舊《唐書》的《王績傳》、《王勃傳》和《王質傳》中，但敘述都很簡略，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只知道他是隋末大儒，曾經聚徒講學，並有續經之作，死後，門人私謚曰文中子，其餘的都不很清楚。本文敘述他的世系及生平，主要是依據王通的門人杜淹所撰的《文中子世家》，並旁參薛收的《文中子碑銘》、皮日休的《文中子碑》、司空圖的《文中子碑》和司馬光的《文中子補傳》。這是作者首先要聲明的第二點。

## 二、王通之世系及生平

王通，字仲淹，先世居於祁（山西省祁縣東南），後來遷至絳州龍門（山西省河津縣），下距王通誕生，已經在龍門住了四代。

王通的先世，可以上溯到漢朝的王霸，霸字孺仲，遭逢王莽篡漢，隱居不仕；十八代祖是王殷，在東漢當過雲中太守，曾以《春秋》及《周易》兩部經教授於鄉里；十四代祖是王述，曾著成《春秋義統》一書；九代祖是王寓，遭逢晉室愍、懷之難，移家江左；八代祖是王罕，在慕容氏底下當過上谷太守；七代祖是王秀，以文學有名；六代祖是王玄則，曾經在南朝的宋當過太僕及國子博士，究心道德，博考經籍，江左稱爲「王先生」，著有《時變論》六篇，闡論風俗推移的道理；五代祖是王煥，著有《五經決錄》五篇，推明聖賢著述的用意；高祖是王虬，曾在北魏當過并州刺史，著《政大論》八篇，敘述帝王之道；曾祖是王彥，曾當過同州刺史，著《政小論》八篇，敘述王霸之業；祖父是王傑，曾當過濟州刺史，著《皇極謙論》九篇，發揮三才去就的道理；父親是王隆，傳先世之業，居家教授，門人有千餘人之多，在隋文帝開皇初一度爲國子博士，著有《興衰要論》七篇，指陳六代的得失。

王通有兄弟四人，通於排行居第二，長兄爲芮城府君，曾任芮城令；三弟名凝，字叔

恬，仕唐至監察御史；四弟名績，字無功，新舊《唐書》都有他的傳。王績好酒，著有《醉鄉記》，以寄託他的理想世界，作意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相似，他心中所嚮往的人物是嵇康、阮籍、劉伶和陶淵明，對於孔孟之道並不很景仰，甚至常加譏諷，這一點和他的哥哥似乎站在敵對的立場，這是很可注意的怪現象。王績在初唐是位相當有個性的詩人，當時的詩風不脫齊、梁的餘習，充滿了脂粉氣味，王績獨能擺脫宮體詩的窠臼，十足地表現了他自己獨特的生活和情感，彌足珍貴。他的詩文大部分收在《東臯子集》裏。幼弟名靜，由王通的弟子薛收取字叫保名，見《中說·禮樂》。

王通有二子，長子叫福郊，次子叫福時。福時有五子，第三子是王勃，詩文俱佳，是初唐四傑之一。

王通生於隋文帝開皇四年（西元五八四年），自幼才智過人，當他初生時，他的父親特地爲他算卦，結果得了「坤之師」，他的祖父認爲這是「素王之卦」，「必能通天下之志」，就替他取名爲通。王通幼時無常師，曾經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此據杜淹《文中子世家》）。但據後人所考，關子明與王通年代不相及，此條當是杜淹誤記），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冥心孤往，轉益多師，於六藝無所不通。到了仁壽三年，王通二十歲，慨然有濟助蒼生之志，於是西遊長安，見隋文帝，進奏《太平十二策》，把古今的事相互參證，推明進王致霸的方略，極得文帝的賞識，可惜爲當朝公卿所泥阻，不獲採行。王通於是作《東征之歌》，返歸故鄉，其後朝廷屢次徵召，王通都辭不應命，在家從事「修《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的

工作，九年而大功告成。此時遠來受教的人絡繹不絕於途，人數多至千餘，其中較著名的有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此據《文中子世家》）。後人頗以新舊《唐書》李靖、房玄齡、魏徵諸人的傳無一語及王通，又王績《遊北山賦》自注列載王通門人姓名，亦無李靖、房玄齡、魏徵、陳叔達等人，因此認爲此數人不在弟子之列，待考，其中不少人在貞觀之際是有名將相。由於王通之聚徒講學，河汾之間，民風因而歸於醇厚。大業十三年（六一七年），王通寢疾，七日而卒，享壽三十四歲，門人以《易經·坤卦象傳》有「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之言，私謚曰「文中子」。所著書有《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今皆不傳。（今傳《元經》，題爲隋王通撰、薛收傳、阮逸注，見公武《郡齋讀書記》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崇文總目》及《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載，認爲其書係由後人僞託，非王通原書，其說頗合理，今從之。）

### 三、學術思想簡介

王通處在亂亡相繼的時候，對於當代成爲顯學的佛、道思想，雖然頗能容忍，曾經以老莊、釋迦與仲尼對舉（《中說·周公》），甚至禮佛爲聖人（同上），而他的論政，崇尚無爲而治，尤其可以看出受道家的影響相當深，但是基本上王通是一個儒家的擁護者和發揚者，這點由他的修《元經》、《續書》、《續詩》、《贊易》暨正《禮》《樂》，欲以繼承仲尼的志業可以窺知。除此而外，在《中說》一書中，也可以看出他對周、孔之道的推崇和嚮往，他曾說：「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王道》）又說：「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讓也。」（《天地》）類似的話語，在書中隨處可見，皆足以顯示王通基本上是一個儒家，至於他對道、佛的容忍及某部分思想的有限度採納，除了說明時代思潮的大力以外，同時可以看出王通思想的廣度。以下即分爲政治觀、倫理觀、文學觀等三個小節，分別敘述王通的學術思想。

## 1 政治觀

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三個主要潮流，是儒、釋、道三教，其中道家講求個人之逍遙，佛教嚮往寂滅之樂土。二者於個人心性之修養，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於現實社會的漠視則初無二致，至少我們可以說：道、釋二教皆不以安頓眼前的現實社會為第一義。至於儒家，則「極高明而道中庸」，凡所稱論，都以生民為依歸，建立教化，敷設制度，要把現實社會安排整頓得更合理，更適於人民生活，不於眼下世界之外，別求虛無飄渺之境界。所以儒家肯定倫理關係，肯定現實政治，這是它的平實之處。王通在政治思想方面，可以歸納為三點，即尊王賤霸、修德治民和民貴君輕，這些都是儒家在政治方面的重要主張。當年孔子修《春秋》，嚴於名分，往往以一字為褒貶，主要用意在於明夷夏之辨，而崇王道或務霸力，即諸夏及夷狄之所由判。王通仿《春秋》而作《元經》，基本上也還是存著這樣的用心，所以他說：「《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事君》）另有一回，李密與王通討論用兵之道，王通說：「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天地》）又有一回，楚公問用師之道，王通回答他說：「行之以仁義。」（《周易》）行王道，則標榜禮信仁義；行霸道，則不免於推重孤虛詐力；由通此言，也足以看出他尊王賤霸的主張。

同時，在南北朝那個紛亂擾攘的時代，王通對於北魏太和的政治極為贊美，他曾說：